

# 透過解放與批判獲得智慧和德性之重建

溫明麗

## 【作者簡介】

溫明麗，江西省隴川縣。台灣師大教育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訪問學者，獲頒為 2000 年國際傑出領導者及 20 世紀傑出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訪問教授。現任台灣師大教育系教授。

## 摘要

本文主要論述「解放」與「批判」乃面對二十一世紀挑戰應該具備的能力，主要因為解放和批判可以協助人類獲得智慧和德性。而二十一世紀所以需要重建智慧和德性乃因為科技的發達，人類基因工程的開展，功利思想的瀰漫，遂使社會失序，亂源叢生，故為拯救人類免於僵化思想的宰制，且能從工具理性的牢籠中全身而退，解放舊有的思想，批判已存在的價值體系勢在必行。

基於此種體認，本文乃透過倡導理性啟蒙理念之哲學家的概念中，淬取解放和批判的因子，期能從前哲的思維中獲取人類智慧的結晶，並重新建立德性社會的價值體系，使人類得以勇敢的面對生活的恐懼和衝突，積極的學習新事物，創造新思維，透過解放人類的偷懶、無知和權力，而建構涵泳德性與智慧之美好人生。

關鍵字：解放 (emancipation)、批判 (critique)、智慧 (wisdom)、德性 (virtue)

## 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到底是變得更仁德或更野蠻？個人與社群之間是更為疏離或更加團結？人與人之間是更為競爭或是更為和諧？自我是更整全的發展或是更為崩離析？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是更為斷層、分裂或更團結？人類汲汲營營所追求的是自我的昇華、內在的寧靜？還是功能的彰顯和效率的提昇？社會因著電腦科技所顯現的亂象比比皆是，網站騙術和人性貪嗔痴的行為顯現社會人心思變的「情懷」，科技尚未昌明前的純淨時代似已不再。家庭亂倫、情殺、自殺、寫真風潮、網站一夜情、青少年校園幫派鬥毆與吸毒等事件，在在讓教育備受社會的「矚目」和輿論的指責。教育對於上述現象雖然難辭其咎，但它們畢竟不純然是教育問題，而是人類在歷經科學啓蒙和後現代思潮洗禮之後赫然出現的「怪象」。為了更適切的面對二十一世紀，我們不應坐以待斃，該共同面對上述問題，並思解決之策。

有鑑於此，筆者雖不敢言能為上述問題謀求解決之策，也沒有把握在試著尋求問題發生根源之後必有助於解決該問題，然而若能自更多的角度探索此問題，（如自結構主義的觀點系統的釐清整體和部份間之關係；自語言、文化與歷史中詮釋感性和情性之視域融合的畛域和可能等面向切入問題）多少均可解開社會亂源的若干真相。本文即基於作者個人之興趣與所學，擬自批判理論之觀點，尤其是批判理論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伯瑪斯(J. Habermas, 1929-)之「解放」和「批判」兩個主要理念，重建人類德性和智慧的人生，以更成熟的因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筆者認為「解放」與「批判」是一體的兩面：解放需要理性的啓蒙，但其所追求的也是理性的啓蒙，解放與啓蒙形成辯證的循環圈；批判彰顯理性的自省功能，而自省的基礎則建立於理性的成熟和知識的豐碩之上。理性的成熟和知識的豐碩則為自主性者的「自畫像」。

以下筆者先釐清「解放」與「批判」之意義，及其對人類價值觀重建之功能，並檢證解放與批判在釐清社會價值之合理定位上之必要性後，再闡述透過解放與批判，人類所重建之具有德性與智慧之圓融社會的圖像，以茲作為教育工作者努力之目標與共勉之期許。

**思想的禁錮是人類莫大的悲哀！**

## 二、解放與批判之意義、必要與功能

人類何以需要解放？爲了生存？還是爲了生存得更好？柏拉圖的【對話錄】中，我們雖然看到了洞穴中無知人們的可悲，但是我們又怎能因此就確認他們必定生存得「不好」、「不快樂」或不幸福呢！我們也實在無法確定他們出了洞穴之後必定會比生活在洞穴中更快樂或更幸福！果如此，那麼人類是否就可以不必解放自己的無知、啓蒙自己的理性與重建社會的價值觀？個人不認爲如此。筆者或許無法於此一短文中說服您，其實本文的目的也不在說服您，只期望大家能共同思考文中提出的若干問題。

啓蒙的鼻祖上可追溯自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的詰問法和「知汝無知」的名言；近代則以康德的批判理性爲人類理性啓蒙開啓另一扇邁向成熟的希望之窗，也指出啓蒙之可能與遠景在於「自知 ( self-awareness )」 ( Brook, 1994, P.182 ) 和「意識的統合 ( the unity of consciousness )」的概念 ( Brook, 1994, P.185 )。承襲康德啓蒙哲學最直接的哲人是黑格爾，其後則分別爲馬克思和批判理論的學者。然而本文不擬一一陳述黑格爾、馬克思和批判理論等學者之論點，僅整體的就和解放和批判相關之理念提出討論。

康德 (Kant, I. 1724-1804) 曾指出：「自由無法獨立於意識自由所訂定的律則 (law) 之外。」 ( Kant, Abbot (trans.), 1967, lix ) 此顯示在康德眼中，道德的律則是意志自由的產物，而且就康德的觀點言之，解放與批判之基本立足點即爲自由意識。黑格爾 ( G.W.G. Hegel, 1770-1831 ) 基本上同意康德上述的論點，他也曾爲自由下一註解。他說：「自由指的不只是思想，更應涵蓋於生活之中。」 ( Hegel, Miller (trans.), 1977, 122 ) 黑格爾進一步明確的指稱：真正的倫理應該立基於主體的自願性之上。 (Hegel, Wood (ed.), 1991, P.162-164) 由上所述，無論康德或黑格爾，對於自由的主張已隱含了個人對自由的行使和自我創造。此觀點顯現的正是省思與啓蒙兩者一體兩面的關係，誠如霍克海默和阿德諾於【啓蒙辯證】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一書中所宣稱的：啓蒙乃是對舊觀念、舊思想，甚至是自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以降之觀念提出質疑和重新省思，而人類所以能夠對之提出質疑和省思的動力乃基於個人的主體自主性。 (Horkheimer & Adorno, Cumming(trans.), 1973, P.6)

此所稱「自主性能力」，除了自我反省與批判外，更涵蓋自我的不斷尋求解放。杜吾肯 (G. Dworkin) 對這種既具有批判又能夠自疏離和被宰制的窠臼中脫離出來的解

放能力相當推崇。他認為，人類唯有能夠自我批判和解放，方能拓展自己的視野而不致目光如豆。(Dworkin, 1988, P.6-11; P.17-23; P.26-39; P.108) 馬克思 ( K. Marx, 1818-1883 ) 雖然自勞動力、金錢、自我保存等觀點，探視人類歷史無法擺脫的「權力意識和交換價值」，但是，他仍然對於人類對自由和解放的渴求抱持樂觀的態度，所以他指出：「物質的追求與勞動力是人類歷史進步不得不具備的要件，但是，若人類能夠意識到錯誤的意識型態，則人類便可能從被宰制中獲得解放和自由。」(Roman, Burgess (trans.), 1977, P.415)

哈伯瑪斯的批判和解放觀點與黑格爾、甚至馬克思自由論的精神均相當雷同，他們均自辯證的觀點出發：黑格爾和哈伯瑪斯偏重精神的解放，馬克思則重視社群階級、勞動力及物質層面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皆向自我意識之無知吶喊，期能因著解放而重建更為合理之新的價值體系。

綜上所述，解放與批判乃建立在自主性自省之基礎上，而解放的目的旨在從陳舊或宰制之價值體系中「逃脫出來」；至於人類所以能夠獲得解放之基本要件則為自我意識的覺醒，亦即自知之明。以下筆者擬以一則小故事敘述人類自我意識被宰制與覺醒過程之心路歷程，也許有助於讀者加入自覺覺人的行列。

※ ※ ※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在一個名叫「無知之谷」的古老深谷中，住著老老少少的一群人，他們自古早以來，每天深夜都可以聽到從山谷的某個角落傳來一陣陣莫名而淒涼的叫聲，這個聲音聽起來有點像，又有點不像他們本地人的聲音，然而因為他們的生活並未因為這個聲音的出現而受到影響，而且，也從來沒有人找到聲音產生的根源，因此這個存在已久的怪叫聲，已經使這群人見怪不怪，不但不再困擾其生活，也在不知不覺中融入該社群中，再也沒有人對該聲音提出任何的質疑，只當它是生活的一部份，甚至忘了它的存在。

直到好久好久之後的某一天，有位好奇的小孩問起那聲音是什麼時，老人們告訴小孩說：「那沒什麼！你就別管它是什麼聲音，反正它不但不影響我們的生活，還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很久很久了。」老人的回答並未受到小孩的認同，相反的，小孩在失望之餘，心中暗下決定試圖自行尋找答案。於是當天夜晚，當小孩一聽到該淒涼的叫聲串起時，他便靜悄悄的從被窩中爬起來，隨著山谷那頭傳來的聲音直奔而去。那聲音愈來愈清晰，但也愈來愈令人毛骨悚然；好奇心與恐懼感在小孩的心中交戰著，小孩遲疑了好一陣子，也好幾次停下來想打退堂鼓，但是，他終於禁不起好奇心的驅使，鼓足了勇氣，循著聲音走下去……小孩被嚇得臉色發青，身子直顫抖，因為他從

未見過此種「怪獸」。奇怪的是，當怪獸看到小孩之後，卻改變其淒涼的叫聲，反而頻頻向小孩發出輕柔的聲音示好。小孩雖然不懂怪獸的話語，但卻能感受到牠的善良，因此小孩不再那麼害怕，他緩緩走近怪獸身邊，輕輕的撫摸著怪獸的頭，並輕聲細語的說道：「您是誰？您為什麼在這裡？您傷心嗎？何以每天都叫得如此淒慘？難道您沒有家人嗎？」也不清楚怪獸是否聽懂小孩的話，牠伊伊唔唔的又是點頭，又是輕柔的叫著、應著。整個晚上，怪獸和小孩就這樣您一句我一句的各說各話，直到天邊出現曙光。小孩終於向怪獸告別，並答應怪獸今晚一定再來看牠，才依依不捨的離開，怪獸也依依不捨的目送小孩的離去。

到了晚上，小孩信守約定的再來探視怪獸，並替牠帶來一些食物（雖然怪獸一口也未嚐過），但是他們似乎彼此了解了許多。數個月下來，奇怪的是，小孩並未因為缺乏睡眠而精神不振，身體反而更健康，連原本困擾小孩多年來的氣喘病都不知何時、何以痊癒了。

也許天底下真的沒有藏得住的秘密，有一天，小孩的家人終於發現小孩夜遊的秘密。起初家人不相信小孩描述其與怪獸見面的事情，總以為小孩有夢遊現象，小孩急得沒辦法，只好答應帶家人去探視怪獸，以證明自己所言不虛。然而，當小孩帶著家人前往的當晚，雖然大家一如往常般的聽到怪聲音，但卻不見怪獸的蹤影，因此，家人更加懷疑小孩的說詞。小孩也相當無奈，只好接受大人的安排，接受醫學和神學的治疗。只是這些治療不但無法改變小孩的說詞，更激起小孩去找尋怪獸為自己做證的強烈動機。然而，小孩再也没找到那頭怪獸了。這個謎也隨著小孩的長大與離開塵世而被淡忘。怪獸的聲音仍如往常的在夜裡出現，人們似乎也不再當它是怪事。

※ ※ ※

直到今天，每當小孩們問起這個怪聲時，老人們雖然不知該如何回答，但是身為長者，「傳統」又不容許他們說：「不知道！」因此，老人們只好將他們從父母親那兒得來的訊息轉告給小孩。其實當年他們也曾問過同樣的問題。上述的故事似乎告訴我們，人類雖有求知慾和好奇心，但求知慾和好奇心卻又總是如此的微弱，弱得那麼容易被困難消磨掉。此外，人類對於無法解開的謎，似乎也未能真實的面對，卻反而採取「掩耳盜鈴」的方式。因此，筆者擬問：人類是否應該或能夠化解此等思想的桎梏？答案雖然難以肯定，但是筆者寧願對此抱持樂觀的態度。其理安在？對德與智慧之肯定是也。以下即解說解放與批判所彰顯之德性和智慧的重建。

### 三、解放與批判重建德性和智慧

由上述「小孩與怪獸」故事的隱喻中，或許我們已意識到，生活週遭佈滿無數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無知」，而且人類也常因為困難或無法找到證據而不再繼續追尋。若人類如此輕易的放棄對真理的探尋，則可能會因為「懶惰」而喪失充實知識的機會。此外，人類也常為了維護「自尊與面子」，而撐開「權力之傘」，去壓抑求取真理的心，此種行為亦會導致人類的無法進步。就此而言，人類生命的意義應該從解放偷懶、無知和權力三方面彰顯出來；再則人類的智慧也方能從偷懶、無知和權力的解放中獲取。因為，解放偷懶，讓人類探求真相的可能擴增；解放無知，讓人類不再被圈限在傳統價值觀的迷思中；解放權力，則可以讓人類的心靈開啓謙沖之門，不再阻礙真知的彰顯。

美國當代學者羅傑 (John Roger) 和馬克威靈 (Peter McWilliams) 在其一九九一年合著之一本暢銷書中曾提出：人生的目的不在追求完美，而在追求成功的生活。此「成功的生活」指的是勇於面對生活的恐懼和衝突，並積極的學習新事務，以創造更快樂和更具生產力的生活。(Roger & McWilliams, 1991, P.160) 個人相當肯定他們的觀點，畢竟，學習如何做以及愉快的學習，乃使人生更快樂、更充實和更富有所必備的能力。

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危機之一，就是因為人類長期浸淫於功利思想中而不自知，遂未意識到自己的思想早已被污染的事實，還自以為是的執意要建立人為萬物之靈的智性文化。如今我們不幸的只看到人類對於解開基因之謎的喜悅，卻未能看到人類察覺基因之謎解開之後，若未能加上智慧與德性，則基因之謎的智識可能只會造成人類社會更多亂象的叢生和人倫秩序的大混亂。舉例而言，基因之謎的解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的病源；相對的，人類也可以拿基因重組「新」人類，進而藉著控制基因而控制人類。果真有那麼一天，人類又拿什麼來維繫人類的自主和社會的和諧呢？

當思考此問題時，我們必須先肯定，無論人類採取何種方式解決問題，皆不應該是一種無意識下的行為，而是有意識的認知之後作出的理性判斷。康德的理性啓蒙偏重個人自由意識下的道德判斷，但是哈伯馬斯卻將理性啓蒙更深入的植入公共領域的社群之中。( Habermas, Rehg (trans.), 1996, P.32 ) 由此可見，啓蒙理性在批判理論學者手中已經變得更複雜而豐富。然而，也因為啓蒙之意義與功能的複雜與豐富，可能導致理性啓蒙意義的模糊不清。例如，在實證主義觀點下的「自然」(Nature)，原本只是單純的指大自然的客體世界；然而當批判理論面對了多元社會之後，理性啓蒙已經不再侷限於對自然客體世界律則之掌握，卻進而探索何為「好」？何為「真實人生」？何為「有意義的生活？」等超出自然客體世界的問題。(Outram, 1999, P.50-51)

波柏 (K. Popper) 於其【通過知識獲得解放】(Emancipation through Knowledge) 一書中，曾對生命的偶然和必然加以區分。筆者將之整理如下表，便於讀者比較不同的人生哲理。

生命偶然和必然觀點之比較表

觀念的要點	偶然的生命脈動	必然的生命法則
對外在環境採取的態度	主體為建構更好的生活而改善環境	採取消滅生命來排除壓力
主體的態度	主動的面對衝突解決問題	被動的接受選擇
世界改變的方式	不斷發揮生命的創發力	認為突變是偶發的問題，生命應該有其規律性
對外在環境變遷之態度	環境是不斷在變動當中	變動是滅亡的徵兆

(本表摘自 Popper, 范景中、李本正譯，1994，P.17-18)

由上表之區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人類對外在世界所抱持的態度將影響其對於問題察覺和謀求解決策略的意識。若人類可以有意識的發現問題或錯誤，則人類將意識到，知識會帶引我們從事理性的批判，並將我們從錯誤的深淵中解放出來。這個由認知到解放的過程奠定了人類進步的根源；繼之，人類仍然必須立於理性判斷的前提，意識到免除受到某種單一理性束縛的必要，方能重建人類美好的生活。此所謂「美好的生活」指的是兼具個人自主性和群體和諧之有德的生活。

此等確立美好生活之理性判斷的過程與結果，正清晰的顯現了人類的德性與智慧的結合。簡言之，解放與批判立基於省思之上；而省思卻需要知識的支持，可見重建的方向需要德性的指引，重建的動力則需要智慧為其後盾。哈伯瑪斯於其【道德意識與溝通行動】(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一書中，詳盡的論說了倫理學的本質、意義和特色，筆者將之綜理出下列四大要點，以進一步論述解放與批判所重建的人生乃以重建德性和智慧為依歸。

首先，哈伯瑪斯採用黑格爾的辯證法，試圖彌補康德形上倫理學之困境，他提出兼顧個人與社群、普同性與疏異性、主體與客體之「參與倫理」來取代康德的「義務論倫理」。( Habermas, Lehnhardt & Nichol森 (trans.), 1993, 130-131; P.202 ) 此論點不但肯定人類理性的德性取向，也顯現人類智慧的趨於圓熟。

其次，哈伯瑪斯也同樣的採用辯證法中「繼續發展性」特色，重新建構倫理法則之可變性、繼續性與發展性特質，企圖藉此闡明倫理規範未必是普遍不變，也不必為絕對性律則。哈伯瑪斯此論點為倫理的時空性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外，他更進一步

預設人類具有反省能力，以及對開放、自由與和諧有序社會的高度期待，從而提出「論辯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作為倫理律則合理性之檢證依據。析言之，哈伯瑪斯認為倫理規範之適切性和合理性不是獨白理性的產物，而是人類不斷省思與批判的過程和結果。

最後，為了更確切的重建倫理規則的適切性，哈伯瑪斯提出「溝通的目的在於促進理解，而非戰勝對方」為訴求，作為人類社群之間所以能夠對事物抱持客觀態度；對已然確立的規範可以重新省思；以及對主體意識型態能夠自我反省的先決條件，( Habermas, Lehnhardt & NicholSEN (trans.), 1993, P.133-136 )並以之建立一個破除外在權威宰制，並能逃離內在意識型態宰制之自主性倫理。

在哈伯瑪斯之前，波柏已經對於人類所以能夠自我反省的成熟性人格有所覺察，故他提出：人類理性的任務，便是發現我們的錯誤，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Popper, 范景中、李本正譯，1994，P.265 )表面上看來，波柏此論點似乎了無新意，更是老生常談。然而若我們回顧人類的歷史，將不難發現，人類似乎總難逃某種律則的擺佈，也經常犯著相同的錯誤。例如，當歷史告訴我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法則時，我們並未能記取此法則而讓人類的生活更趨完美；另一方面，我們也曾希望打破受此法則的規範，但是，冷漠而殘酷的史實卻無情的將我們的希望澆滅。人類總無法打破歷史的鐵律。就以臺海兩岸談判已久的統獨問題而言，至今人類(包括兩岸和世界若干國家的為政者)尚無法透過歷史的法則或經驗所提供的智慧來化解彼此的對立與敵意，此不也顯現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以及從經驗中淬取智慧的不易嗎！也許人類總愛把精力放在「自以為正確」的策略上，努力的試圖創造神聖的喜悅，然而卻總是忘了希望與實現之間，看似一線之隔，卻是咫尺天涯。

當人類洞識理性與經驗的有限性之後，理該謙卑而非自卑的時常從事省思和批判，不但應該勇於承認人類有犯錯的可能和事實，更需要認真的記取錯誤的癥結和教訓，然後經過不斷的反省、解放與批判，點滴的恢復重建的熱情和智慧，如此方能在現實的人生中找到「片刻」而非永恆的真善美。上述一再強調的解放與批判，正是哲學家彰顯出來的特質，也是人之所以為理性動物之精神堡壘。

個人樂於承認無論男、女，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哲學家，每個人都能把事情想得透徹、看得明白，只是大多數人必須付出相當代價之後，方能更進一步的逼近真理。然而倫理教育的真諦，則希望能讓人類透過理性的省思，較迅速的化解意識型態的迷思，並經由理性啓蒙之功，批判地考察人、事、時、地、物交融的種種狀況，減少因不夠精確而產生錯誤，因過分自信而反被聰明誤的遺憾，並使偏見與迷失因為智慧之光而無以遁形。此乃人類透過解放與批判之後，所欲重建之具有德性和智慧的美好人

生圖像。

## 四、結語

是的，人類的觀點不斷因著澄清、分析、解放與批判而改變，如同新生兒需要被哺育和照料方得以成人。雖然誰也無法確知人類是否生而有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的知識和心靈，如同新生的嬰兒般，需要理性的灌溉和愛的滋潤方得以豐沛和成熟。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雖然也時常惦記著不要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但是，人類隨時會面對新問題、新狀況，需要新思維、新理性來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重建新思維、新理性的基礎是智慧的不斷累積和德性的緊緊相扣；除此而外，當面對問題而試圖解決問題之際，我們能否以社會正義和對人類的關懷為思考的指向，並用之來修正我們思想和行為上的錯誤，則是決定人類生活圓熟程度的關鍵。如果人類的理性不是如此的運行，則人類的聰明才智將不會帶領人類向前邁進，反而會導致人類逼近毀滅，此正是本文特別以智慧和德性來鋪陳理性啟蒙所發揮之解放和批判功能的用意，也是筆者大膽地假設人類理性具有可啟蒙性和可開展性的前提下所作的論述。

在本文結束之前，筆者期透過一段心語，一則統括上述的論述，再則表達個人對於透過解放與批判獲得智慧和德性之重建的期許。

※ ※ ※ ※ ※ ※

所有的好東西，都需要時間和心靈細細的熬煮，並耐心的等待她的成熟。

理性的啟蒙難道不也是如此！

望著逐漸西沉的夕陽，我不再悲嘆可惜近黃昏，

而是更積極的編織明日旭日東昇的美景。

智慧和德性又豈非如此的耐人尋味和充滿荊棘與轉折！

不論我們自認為有多聰明，也不論我們自認為多有成就；

不論我們走過多少的坎坷，也不論我們經歷過多少的淚水和掌聲；

我們所賴以生存與成長的，絕不是稍縱即逝的金錢或權力，

而是點點滴滴積累下來的理性結晶和愛的種子。

每每看到他人的成就，我們總難掩心中那份莫名的欽羨與忌妒，

每每看著他人在掌聲與禮讚的舞台上翩翩起舞之際，

我們總難忍受孤獨與落寞的襲擊；

然而我們卻總忘卻，

人生真正該珍惜的是，

理性的光輝所鋪陳的德性和智慧的紅毯。  
您可曾想過：當跨過一道道競爭的門檻之後，  
您是否仍然對自己毫無把握？  
您是否已使自己不知自己所爲何事？  
是否自己也已經轉昏了頭？沒了方向？  
而且，總哀嘆人生何以有如此高聳的巨峰，  
無論我們如何努力的攀爬，總望不到山的頂峰。  
此時您是否驚覺到：生活有時竟連個小氣泡都不如。  
或許您曾思量過：宇宙是否有崩潰的一刻？世界是否有晦暗的一天？  
何以人生的希望卻總隨著失望，一而再，再而三的編織下去，  
但是人類卻從來也沒有因爲失望而絕望，沒有因爲絕望而放棄！  
這道理說來簡單，  
只因爲作爲一個人，  
就要有那麼一丁點的堅持和執著，  
也要有那股泉湧般的狂和熱，  
方能不向環境低頭，不問石縫中的水澗何處流，  
也不管他人的生活有多糜爛，社會有多混亂，  
我們總該築構屬於自己的一份尊榮，  
那是一份用智慧和德性累積的純淨，  
也許保有這份純淨是如此的不易，  
到頭來，我們總會明白，  
她是理性和愛牽引出的陳年舊事，  
不是新生活，也不是新計劃，  
只是簡簡單單、明明白白的  
「頓悟」加上「無執」。  
只可惜，人間世又有幾人識得箇中寬闊！！

## 參考文獻

- Brook, Andrew (1994). *Kant and th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working, G. (1988).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Lenhardt, C. & Nicholsen, S.W. (trans.)(1993).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Rehg, W. (trans.)(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Hegel, G.W.F., Miller, A.V. (trans.)(197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Clarendon.
- Hegel, G.W.F., Wood, A. W. (ed.), Nisbet, H. B. (trans.)(1991).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kheimer, M. & Adorno, T.W., Cumming, I. (trans.)(1973).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Allen Lane.
- Kant, I., Abbott, T.K. (trans.) (1967).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Other Works on the Theory of Ethics*. U.K.: Longmans.
- Outram, D. (1999),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pper, K., 范景中、李本正譯 (1994). *Emancipation through Knowledge*. 浙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 Roger, J. & McWilliams, P. (1991). *Life 101*. Los Angeles: Prelude Press.
- Roman, R., Burgess, P. (trans.)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Limited.